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迷宫

新近得知，童年住过的老屋没拆——那栋民国建筑已成为文化遗产被保护。

建筑结构会影响个人感知吗？很怀念里面非直线的迷宫氛围。薛家花园有假山曲径；隔壁英文老师看原版名著，一讲故事就是《简爱》《飘》；楼下的恽氏厅堂，风琴提琴串起家庭音乐会……（门外不足500米的小街曾走出5位状元）

可忽然大多成了没落“黑帮”，惊弓之鸟四散而去（上山下乡）。红色元素进入，改变了这空间生态。多了锐角，及横平竖直的干脆；少了弧线，和缓慢沉潜的低徊。

老屋已吸储百年时光。我走进去，静影沉壁，仍感觉烛光轻摇。记忆在深井里一下子化开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老树想象的民国，梁晴追忆的旧影。

想象民国

文/老树

三十多年前，我就看到过丰子恺先生的作品。那是真正的民国中文人那种日常生活和心境的自然无碍的表达，那么简单的几笔线，组织出来的事物空间，却那么温良敦厚，平实安静，有悲悯心，而且雅趣横生。那是民国时代文人才能有的素朴情怀。我尤其喜欢他画的那些有关日常生活当中家人、孩子、邻里的小画，亲切自然，不刻意。喜欢归喜欢，我知道那是不可学的，我也不想学，因为丰先生的画意象特征比较显著，我知道一学就完了。再说，我还没有修炼到他那份简静超然的境界，我还有不少更复杂一些的欲望想在画里表达出来。

很多人认为我画中穿长衫的民国男子的符号是从丰先生那里来的，其实是另有出处。我做过多年摄影研究，包括图书出版工作，几乎翻遍了民国时期的各种画报、杂志，像《北洋画报》《良友》《现代画报》等。图像当中透露出来的民国时代那种特别气息，对我影响太大了。我画中的那些符号是直接来自那些旧照片当中化出来的，再与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的趣味相结合，自然就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也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历史图书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吧。这些照片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有关民国情境和想象的参照物。经过这些图片，我感受和想象民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然后作设身之想，进去了。

我画民国男子，只是觉得民国男子的长衫特别好看。而且我无端地觉得，长衫在北方人穿起来，更“民国”一些。我有一段题画文字，叫作“长衫男子北京胡同，旗袍妓女上海外滩”，说的其实是我理解的民国时期南北两地最具风情的符号。这当然不准确。其实不独上海，民国时天津是水陆码头，又是北京的门户，地位极重要。阿城说过两座城市的不同，说上海是又崇洋又媚外，成了远东第一大城市，到现在女人还以嫁个老外为得

意；说天津是崇洋，但它不媚外，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妖狂劲头儿，世俗中有一种蓬勃元气。相比天津，清末民初时的北京就像是一个大村子。你要想过洋派生活，得到天津去。所以有权势又有俩钱儿的北京人都跑到天津去做赋闲寓公。

北京过去有句话，是说北京人理想的幸福生活，叫作：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。这理想在民国时期又崇洋又媚外的上海人看来有点儿土，可也有一种今天不能得见的世俗的实在和平静在里面搁着。

现在看到的、说到的民国名女人，好像上海的居多。我曾经写过一篇《睡在画报里的民国女子》，还做过有关民国女子的图片展览。我喜欢那时的女子风姿绰约、温婉良顺的模样儿，我也尝试着画过一些，但感觉不像个样子。

事实上我不是在贴着民国画报，我也贴不成，因为我没有生活在民国当中，我是在民国之外来看民国，想象民国。也许民国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意思。但这不重要。说得极端一点儿，从我画画的角度来说，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“民国”，有的只是一个心中的所思与所在。但对我来说，这其实就够了。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可以是古代，可以是外国，可以是子虚乌有的天堂，可以是梦乡。反正，这个梦想的所在不是舍身其中的现实世界。你身在现实当中，心却常驻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。有的画家喜欢六朝风流，有人喜欢汉唐的丰饶重大，有人喜欢没有明确时代性的那样一种趣味和感觉，有人将中国女性画得仿佛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宫廷贵妇一样的感觉，有人把所有他喜欢的女性都画成村姑的样子，这都是不同人心当中一个不同的梦想和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而已。对我来说呢，这个现实之外的世界，这个梦想，就是一个存乎心里的民国。■

祖父的摄影

文/梁晴



祖父80年前的摄影(父亲与他的姑妈、母亲在瘦西湖)
摄/梁卓观

年幼的时候，我对家世所知寥寥，只知道祖籍广东中山，自曾曾祖那一辈客居扬州。1937年我的祖父投身抗战，是从扬州踏上的从戎之旅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刚参加工作的我出差西南，飞越一片汪洋进入重庆，第一次见到以国民党军官身份滞留重庆乡间的祖父。魁梧的祖父晒成古铜色，躬身从看守菜田的窝棚里出来，不动声色看我，良久道：“你长得很像你去世的祖母。”

骨肉相见如此，我泪奔而不能语。

我没有料到，我的祖父是一口浓郁地道的扬州腔！

从祖父那里我才知道，梁家曾是扬州城里号称“百万”的盐商，抗战前家道中落，抗战至家人分崩离析。

祖父拿出千方百计保存的一帧旧照，照片历经劫难磨擦发黄，画面上美丽的祖母身着白乔其纱旗袍打着小阳伞，脚前绽放瘦西湖里的荷花，身边依偎我儿时的父亲。

祖父对我说：“瘦西湖不知还有荷花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下次来我接您回扬州，您自己去瘦西湖看。”

祖父没等我我去接，患癌症客死异乡。

父亲见到从祖父处带回的旧照，也拿出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照片——儿时的他被堂弟妹簇拥着坐在藤椅上读报纸；拉开马步的他在祖居庭院的古井旁舞剑……画面中出现最多的是我的祖母，其中一张是她面朝瘦西湖的背影，纤弱婉约，令人对她的容貌浮想联翩。父亲说，这全是我祖父当年的摄影作品。父亲自此越来越多谈及童年，谈及他此生难忘的扬州。在他的描述里，我看到了祖父镜头里祖居石板道上运水独轮车碾出的车辙，看到了过年时门前摆出的香案及龙灯队伍用铁锹拍打出的铁水火花，看到了坐满左邻右舍的庭院里祖母请来表演道情的先生，看到了租车行里被学车少年摔得七歪八扭的自行车，看到了大麒麟阁堆成宝塔状的金刚脐，看到了倒挂在水果店铁钩子上的瓶装沙士汽水……

父亲最浓墨重彩的描述，是春

来三月跟着父母亲去游览瘦西湖。

父亲说，家里总是从御码头雇一只画舫，母亲坐在画舫上，看骑着小驴的儿子在岸上一路跟随。画舫过冶春，船娘伸出船篙，从冶春河房的花格窗里挑出预订好的食盒，然后在船舱里摆开早茶点心。小毛驴上的孩子被抱进舱里，一直在甲板上取景的父亲也暂且收起相机，一家三口共享美味茶食。吃着喝着，小毛驴的铃声伴随着，画舫穿过大虹桥的桥洞，进入了清风拂面、桃红柳绿的瘦西湖。

这一切唤起我对扬州别样的情感，之后我常来往扬州，不止一次陪高龄的父亲寻访居士巷，不止一次从御码头登画舫，经冶春去瘦西湖。

有一次我站在大明寺栖灵塔的九层俯瞰扬州，五倍于以往的瘦西湖景区，以葱茏的绿，婉约的水，明暗交织成一张铺往天边的画毯。刻意避免视觉污染、忠实守望优美天际线的扬州，已经成为美不胜收的浮在湖面上的园林城市。

下得栖灵塔，前往之前只在《扬州画舫录》里存在的双峰云栈，这里不仅能够观看宽约11米，高约6米的瀑布全貌，更可以遥观瘦西湖北侧的荷花塘。

蓝天白云之下，近处的叠瀑、楼、亭、栈道层次分明，远处的荷花塘，碧叶粉莲连接天际。我随手机一拍，尽入画面，以微信形式发送给女儿，女儿当即回复：专业摄影水准！完全可以制成明信片！

伫立双峰云栈，我极目远眺荷花塘——想到我的祖母，曾在那里临水照花；想到我的祖父，曾在那里用他的镜头捕获瘦西湖美景。

据我的父亲回忆，祖父当年使用的相机是德国产莱卡相机，使用的胶卷是美国产柯达胶卷，家中配置了全套冲印设备。从祖父留下的摄影作品看，他对构图的理解颇为不俗，他对镜头的运用颇见追求。

我不知道倘若祖父九泉有知，会不会对我唾手可得的手机摄影徒生怅意，或者是欣欣然，也给我的“作品”点上一个赞呢？

或许我真的应该把拍摄于瘦西湖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，“寄”给远在天堂的祖父，以解他深不可测的乡愁。■

赵翼如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：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